

那些年,我们到西郊公园去(上)

◆ 郝晓霞 张晶晶

在动物园里,游客们去猴山看猴子,看孔雀开屏,看熊猫吃竹子……一代又一代的动物明星,狗熊拜拜、大象版纳、大猩猩博罗曼等,带给人们无限的欢笑。连接市区和西郊公园的57路公交车,满载着无数上海人家的美好憧憬;甚至连动物园餐厅那美味价廉的盖浇饭,至今仍让人唇齿留香。

1980年,西郊公园正式改名为“上海动物园”,但很多上海人还是一直习惯称其为“西郊公园”。那里,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它能打开时光宝盒,释放出无数难忘与欢乐的记忆……

早年曾是英商高尔夫球场

西郊公园占地74.3万平方米,原是英国商人开设的高尔夫球场。1953年,人民政府将球场收为国有,辟为公园,设有溜冰场和儿童乐园等,于次年面向大众开放。据档案记载,开放仅十天,最高日游客量就达15万人次,造成花木损伤、交通拥堵,不得不停业整修半月,重新开园后以日限4万张门票控制游客量。

1954年,国务院办公厅通告上海市政府,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献给毛主席的一头大象送给上海饲养展出。于是,市政府决定将西郊公园改建为动物园。12月,7名科技、饲养人员奔赴西双版纳,经七个多月的长途跋涉,终于在次年6月把这头名叫“南娇”的大象安全运到上海,入住新落成的“象宫”。

1955年7月9日,动物展区正式对外开放,展出面积4公顷,占公园总面积的十分之一。游客可以观赏到大象、虎、熊、猴、鹿等动物,门票5分/人。按照规划,动物展出的种类不断扩展,1956年至1958年间,新建了狮虎房、犬科笼、熊山、猴山、鸣禽和猛兽笼等馆舍。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、建园5周年,开挖了天鹅湖、建成了狮虎山、熊猫岭、鹿苑和百花厅,公园面积扩大到70公顷,初步形成了大型综合动物园的面貌。

西郊公园,建成于六十多年前,曾是上海最大的动物园。据档案记载,它的建立缘起于一头大象:1954年,国务院办公厅通告上海市人民政府,将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献给毛主席的一头大象“南娇”交给上海饲养展出。于是,市政府决定将西郊公园改建为动物园。



■ 当年西郊公园宣传画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复兴公园、中山公园附设动物园并入西郊公园,并兴建了长颈鹿馆、河马馆、大猩猩馆等。西郊公园成为上海最著名的景点之一。

那时候,去西郊公园白相是一件可以拿来在同学或邻居面前扎台型的事情,也是许多上海人家招待外地亲朋的保留节目。“要么带他到外滩,要么带他到西郊公园去看动物,这一东一西,成为上海人招待远方来客最自豪、最炫耀的景物。”资深媒体人张景岳说。

下定决心,排除万难,到西郊公园去

西郊公园,顾名思义就是西边郊区的公园,而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,这也意味着通往它的路途并不轻松。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,到西郊公园游玩足以让人提前兴奋好久,但此行却并非易事。

上海市民刘翼明回忆说:“当时西郊公园的门票是两角,加上来回的路费,大概要六七角;一般是不在外面吃饭的,或者自己带点干粮,那么就是一个人要消费一元。当时一天的

生活费才三角,所以如果两个人去,消费两元是相当奢侈的。为了节省路费,在回程时我们还提前一站下公交车,好便宜五分钱。”

不仅是花销上的投入,要腾出宝贵的周日时间玩一趟也是耍下决心的。在五个工作日实行之前,一星期只有周日放假。积攒的家务集中在了一天,被称为“战斗的星期天”。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而言,往往是六一儿童节,或者孩子考试成绩好的时候,才作为奖励去西郊公园。

去之前,干粮总是要提前准备的。市民王菊芬说:“礼拜六晚上,我们全家先动员,粮草先行,自己包馒头、煎饼、煮茶叶蛋。还有炒长生果和香瓜子,主要是用来逗动物玩的。第二天早上很早我们就吵着要起来了。”

市民盛华平至今仍记得,第一次去西郊公园是1964年的夏天,那时他只有八岁。“小娘舅骑了好几个小时,过了中山西路基本都是农田,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——路途漫漫。”

1958年开线的57路公交车,当时是市区通往西郊公园的唯一一条线路。从起始站静安寺途经中山西路到终点站西郊,全程8.33

18.后继有人

丰州城内,自从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出发后,城里的很多商人也跟随而去,市面就显得有点冷清,王茂源的店铺也不例外。

正当王茂源打算让伙计看店,自己去市场上转转时,就见远处有一路小跑而来。近了一看,居然是已经跟随郑和船队下西洋的陈掌柜。王茂源大惊失色,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去,急声问道:“陈老弟,你怎么回来了?莫不是船队出了什么事?”

陈掌柜却激动地说道:“茂源兄,我从南洋回来啦!把你的儿子云松带回来了,还将你的女婿龙蛟也带回来了,云松还给你带回了一个洋媳妇,是个公主哩!”

“你别开玩笑!”

“不是开玩笑,他们走过来了!”

这时,云松、龙蛟和阿琳娜三人也随后赶到,向王茂源行礼。

王茂源惊呆了,说:“我不是在做梦吧!”

“父亲!那天晚上,舅舅拼死护着我逃走,孩儿死里逃生……这是您的儿媳妇阿琳娜!”云松说。

“岳父大人,我受伤落水后被阿琳娜岛上的渔民所救。”龙蛟说。

“真是菩萨保佑!海神保佑!”王茂源激动得脸色涨红,语无伦次地说道。后院里的兰香听到店里的响动出来探望,一眼就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龙蛟,顿时泪如雨下……

几天后,王茂源家张灯结彩,王龙蛟和兰香喜结连理。一年后,兰香诞下一个可爱的儿子,小名就叫“小海宝”。

永乐十五年,郑和第五次下西洋选择在泉州后渚港一带候风。他拜谒了灵山圣墓,去清净寺祈祷诵经,又在九日山举办祈风仪式。九日山下有几株大榕树,树荫遮天蔽日,近处的几株龙眼树硕果累累。王茂源、王龙蛟、兰香、小海宝,以及县吏等人坐在榕树下的石凳上等候。不久,郑和、王景弘等人在寺庙住持的陪同下走下山来。见到王茂源等人,郑和挥手让其他人先行,他和王景弘在周联络官的陪同下,向大榕树走来。

王茂源全家一见急忙行礼。“免礼!”郑和

公里,车资是一角五分。每周日的客流高达三到五万人次。为了提高运能,除了在高峰期设置大站车和全程车交替运行,站台上还分两个队伍候车,一个是坐队,一个是立队,并且在站台上提前卖票。

一部车子有33个座位,坐队的乘客把位子坐满后,再放立队的乘客上车。大多数人都希望尽快乘上车赶到公园,情愿站着挤着颠簸一路。已是花甲年纪的老司机姚家声亲历过57路的盛况:“从下午三点半一直到五点半,是游客回家的高峰期,我们两分钟发一部车。一辆车好挤上来120个人,这是最起码的,150个人的时候也有的。”

对于“70后”的张渊而言,童年时代西郊公园在他心目中就是迪士尼的感觉。憧憬了许久的那个周日终于来临了,早上他跟姨夫走到浙江北路15路车站,没想到这么巧,这天线路出故障,一天不发车。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却去不了,他伤心得哇哇大哭起来。姨夫思来想去,咬牙说,“我们今天坐轿车去。”“西郊公园过去,坐轿车要快五元钱,这个不得了的,对普通人来说很贵,姨夫为了我就决定豁出去了。”

也许很多人都是如此,在关于西郊公园或动物园的记忆中,不仅有游园的惊喜和欢乐感受,也包含了对亲情和友情的温馨回忆。提起动物园,戴瑛总会想到爸爸“走丢”的趣事:“我和妈妈带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和扇子、帽子,在引那只孔雀开屏。好不容易,搞了好久才让孔雀开了屏,回头一看,哎呀,爸爸不见了!我急死了,我妈妈本来不着急,她说,可能去洗手间了,没关系的。后来等了好久他也不来。”

“那个时候,没有手机什么的,妈妈说,只好去广播站广播寻人了。后来爸爸听到广播终于跟我们会合了,我问爸爸你去哪里了。他不好意思地说,我在猴山看猴子。通过这次经历,我发现爸爸妈妈身上其实也有很可爱很调皮的一面。”

走上前去,拍了拍龙蛟的肩膀,说:“龙蛟,七、八年不见,很惦记你呀!”

“谢大人关心!”龙蛟说。

“我也忘不了你呀!你可是下西洋的有功之臣!”王景弘笑着说。

“你招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女婿呀,多亏他当年抓住了海盗头目,才使后来的几次下西洋变得顺畅。”郑和对王茂源说。

“全是大人英明!”王茂源恭敬地说道。

郑和又走到兰香面前说:“我第二次下西洋抵达南洋时,就听说了你和龙蛟生死相爱,忠贞不渝,所以当机立断叫那艘商船载着龙蛟回来,好与你洞房花烛。”

“大人的关怀永世难忘!”兰香说道,感激得泪水盈盈。

这时,龙蛟从兰香手里接过一个纸盒献给郑和说:“大人,这次我父亲制作的一个青瓷酒壶,上面的色料来自旧港的贸易市场,名叫苏麻离香,据说是波斯人生产的。”

郑和打开盒子,不由双眼一亮,只见这种青瓷色彩鲜亮明快,欣然地说:“用番人色料制作的瓷器果然不同,这次的货品中有这种瓷器吗?”

“货单中有这种瓷器。”周联络官说。

“好!好!那些酋长、番主一定喜欢。”

王景弘又说道:“龙蛟这次也打算带一艘商船随我们下西洋。”

“好哇!”郑和赞叹说:“龙蛟情系大海,与南洋、西洋诸国有不解之缘。”他又对龙蛟说:“途中你还可见到你过去的部下、朋友,对了,你还可以去翡翠岛见见兰香的哥嫂。”

龙蛟憨厚地笑了笑,说:“是!是!”

郑和又来到小海宝前蹲下来,拉着他的小手说:“你长大了喜欢干啥呀?”

“做船师、水手下洋,我喜欢大海。”小海宝以稚嫩的声音说。

“哈!哈!哈!”郑和大笑,说:“你们一家都与大海有缘,海上丝绸之路后继有人啊!”

九日山曾是福建闽南人冒险拼搏,不远万里下南洋的见证,也是一代代华夏儿女扬帆海上的起点。

明天起连载《少年刘强东》

二孩时代



王雅萍

9.左右都不省心

吃晚饭的时候,她才知道儿媳加班,要晚些回来。

吃过晚饭,奇奇的常规节目是由爸爸开车,妈妈抱着他,去马路上兜风,看看外面灯光璀璨的夜景。今天妈妈没有回家,只能由奶奶抱着了。

她想把早晨的事跟儿子说说,但她不愿意让儿子为难,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车上的收音机里正播着一档育儿节目,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,孙子正开心地与她闹着玩。突然,那几个字如雷贯耳“这就是睡错了床!”主持人下了定论,其他人一阵哄笑。

“什么睡错了床?育儿节目还讲睡错床的事儿?”她吃惊地对儿子嚷嚷。

儿子看着她那么紧张的样子,轻松地笑道“妈,你想到哪儿去了。你再好好听听。”节目中讨论正在深入,她这才竖起耳朵仔细听。原来,现代育儿强调孩子生下来要跟妈妈睡,因为妈妈是孩子的最亲。如果跟奶奶睡,孩子的心理就会处于一种矛盾状态——妈妈最亲吗?他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,却见不到妈妈。奶奶最亲吗?奶奶毕竟不是妈妈。这让孩子很痛苦,他以为妈妈不喜欢他,当然他更怕再失去奶奶。这样孩子一方面离不开奶奶,一方面又要与奶奶抗争,于是就作天作地……

她听着听着,觉得好像有点道理,至少奇奇的情况与他们分析得有点像。但好像又觉得没有什么道理,以前的孩子,由奶奶外婆带大的多得是,哪有那么多讲究,不也都长大了吗?当然,现在科学发达了,研究深入了,孩子跟谁睡都要讨论得这么神乎其神,争论得还很激烈。

她倒很想把奇奇的情况也拿出去让大伙儿讨论讨论,为她指点迷津。只是奇奇在一边吵得不可开交,他哪里能容得奶奶有半点分心,只许奶奶围着他转,奶奶毫无办法。

只是奶奶忽然觉得心平气和了,原来“睡错床”是这么回事儿,差点儿错怪儿媳。怪只

怪自己这两年忙着带孙子,报纸电视不看,新闻广播不听,早已众所周知的事,自己竟然闻所未闻。

“睡错床”这事儿的骤然嬗变,让她有了“家中方一日,世界已千年”的感觉。

到家的时候,儿媳倒也回来了。

“妈,我想试试,是不是让奇奇和我们一起睡,不知他会不会改变,但至少可以让你补补觉。”

“也好,试试吧。”

于是儿子儿媳把儿子哄到自己床上,小家伙一个劲地往奶奶床上逃。反正他们的办法也够多的,又是做游戏,又是讲故事,直到把他搞得瞌睡虫上头,才算哄着了觉。

可是她却在床上翻来覆去,折腾了两个多小时,依然毫无睡意。平时陪奇奇睡觉,总是被奇奇搞得筋疲力尽,奇奇睡了,她也倒头便睡。今天,儿子儿媳给她放了假,不用带奇奇睡了。她自己也觉得这些日子睡得实在太少,应该珍惜每一分每一秒,好好地睡,恶补一下才是。可越是这么想,人越是兴奋。

这人哪,就是犯贱,平时奇奇不肯睡,她困得眼都睁不开时,总想这时能让她睡一觉,那真是比做神仙还惬意了。可真有时间让她睡了,她竟然睡不着,她心疼这大把大把的时间被自己白白浪费了。

过了很久,她终于迷糊过去了。却又突然惊醒,啊?奇奇呢?怎么床上没有?又掉地上了?一下子把她吓醒,这才想到奇奇去他们那儿睡了。她又隐约听到了奇奇的哭声,“噢,已经两点多了,他又开始闹了。”

她立刻起身,想把奇奇接回来,只听得他们两口子抱着奇奇准备下楼了。

“还是我带他去吧,你们白天都得上班。”

“不用,妈,我们开着车带他转悠,或许能睡得快一点儿。”儿媳说。

他们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,留给她的是深深的失落。

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,奇奇也没有太大的改变,还是三天两头地“闹夜”。她呢?没了奇奇在身边吵闹,睡眠状态不仅没有改善,反而变得更糟糕了——她本来只要管着奇奇就可以了,睡眠也跟着奇奇的节奏。奇奇被他们抱去后,反而让她心挂两头,既要挂念奇奇,又要挂念儿子儿媳,所以就更睡不好了。